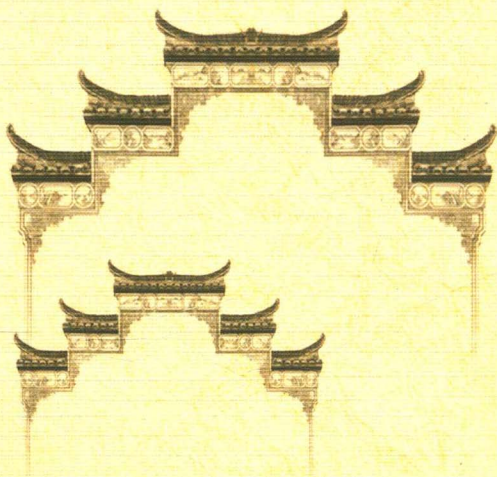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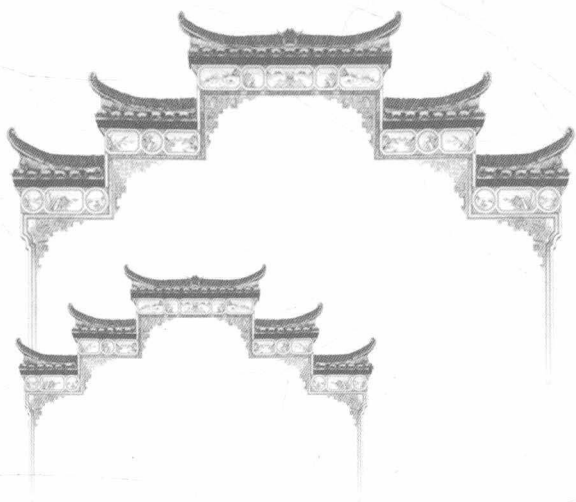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丛书

明清江西乡绅与 县域社会治理

施由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清江西乡绅与
县域社会治理

施由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 / 施由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03-1143-4

I. ①明… II. ①施… III. ①社会管理—社会史—江西—明清时代
IV. ①D67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7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77 千字
定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前言	(4)
一 乡绅研究的学术回顾	(4)
二 士绅、绅士与乡绅之我见	(25)
三 研究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说明	(29)
第二章 明清江西乡绅产生的途径	(32)
一 产生于科举功名	(32)
二 产生于个人的文化学养与优良品行	(39)
三 产生于有善举而使众服	(46)
四 产生于有经济实力的大族	(52)
第三章 明清江西乡绅的特点	(61)
一 有科举功名与无科举功名	(61)
二 热衷于地方教化与协助地方政权治理地方社会	(72)
三 与其他区域乡绅特点的比较	(111)
第四章 明清江西乡绅与农村社会的稳定传统	(114)
一 宗族的自治机制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传统	(114)
二 乡绅掌控宗族的自治机制	(140)
三 乡绅配合县级政权治理县域农村社会	(152)
第五章 明清江西乡绅与县级政权的互动	(170)
一 乡绅与宗族主动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建设	(171)
二 县级政权依赖乡绅与宗族来完成许多地方公共事务	(198)
三 县级政权依赖乡绅与宗族来完成许多地方政务	(208)
四 在互动中对乡绅势力的一些制约	(228)

第六章 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文化的发展	(240)
一 办学、捐学与儒学人才培养	(242)
二 在基层践行与传承正统的儒家文化	(253)
三 塑造中国基层的国民性	(272)
第七章 乡绅与晚清江西社会变动	(286)
一 乡绅参与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活动	(287)
二 乡绅主动配合地方政权治理基层社会	(295)
三 乡绅参与反洋教斗争	(306)
四 乡绅在清末新政中的近代转型	(313)
五 乡绅在晚清学制变动中的兴学育才	(326)
六 乡绅固守儒学传统与向工商业转进的落后	(330)
第八章 结语	(333)
一 明清江西乡绅在县域社会治理中以积极正面为主	(333)
二 明清江西乡绅在县域社会治理中的消极负面作用	(335)
三 明清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的理论总结	(344)
四 历史的启示与当代乡村社会治理	(345)
参考文献	(349)
后 记	(365)

附表目录

表 1 清代辛氏大宗祠产业表	(53)
表 2 明清万载县乡绅实例统计表	(62)
表 3 明清泰和县乡绅构成表	(66)
表 4 明朝初年江西官办儒学表	(82)
表 5 明清万载辛氏族中典范人物表	(122)
表 6 清代丰城甘氏乡绅典范表	(125)
表 7 清代万载辛氏大宗祠产业表	(139)
表 8 吉安正统年间的义民捐赈表	(166)
表 9 明代赣州乡绅与富户从事公益实例表	(175)
表 10 清代的赣州乡绅投身公益事业人物表	(177)
表 11 清代奉新县王氏族人性格比较表	(266)

绪 论

明清时期，即从1368年明朝的建立至1911年清朝的终结，共544年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此前的中国早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曾高度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大国、强国，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仍然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落后是在清中期以后，当西方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封建农业国家的老路上前行，最后因为落后而导致挨打、被侵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延续中，中国的国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运行模式，这就是皇帝专制，封建王朝任用文人治国，封建王朝的各级行政机构由文人掌控，而这种各级行政机构中掌控权力的文人官员是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这就是世界文明史中独具中国特色的科举制。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找不到多少公正的制度，一切都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科举制也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但这项制度为读书人、特别是庶民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貌似比较公平的竞争之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考试竞争，文人们可以成为官府的官员。因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们对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大加称赞，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都称赞过中国的科举制度；19世纪末曾当了很久的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会长的老派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其所著《中国环行记》中称赞中国的科举制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①。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对中

^① 参见刘海峰：《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国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的科举制引领了中国读书人的价值取向，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①，更为绝妙的是科举制还引领了中国读书人的读书取向，即以熟读孔孟等儒家圣贤书为主；以及引导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取向和教育发展，即围绕传授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取向和发展方向。

明清时期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成熟的时期，想做官，就必须读好儒学去通过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诏令：“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②。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正因为科举考试这种选官制度，及因为朝廷对读书人的特殊待遇，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乡绅。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府官员，待其废闲返乡或退休返乡（明清朝廷规定致仕必须返回家乡）后，即成了享有朝廷规定的特殊待遇的乡绅；即使未通过科举出仕，只要成为了官办学校（朝廷的国子监和府州县儒学）中的学生，即监生、贡生、生员等，也能成为享有朝廷规定的特殊待遇的乡绅。因此，这个阶层还是社会中人口数量众多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由于其拥有的特殊权利，成为社会中有特殊作用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官民中介”，他们联系官也联系民，将官府的要求贯彻到民，又将民间的诉求反映到官；同时，这个阶层由于是儒学塑造出来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基层社会建设中有特殊作用，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协助州县官府开展各项政务和公共事务，积极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桥、修路、助学、救贫济困等，这个阶层在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控制和基层社会建设中起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乡绅或官员的家人，因为拥有特殊的权力或权势，在基层社会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因而有些乡绅对基层

^① 宋真宗：《劝学文》，转见明高拱撰《本语》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263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〇《选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本（下同），第7960页。

社会有不良作用。

在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曾为科举功名而努力学习过和奋斗过，但终未得到基本的科举功名，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仍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中起着乡绅的作用，本书称之为“广义的乡绅”。

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乡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有宏观的，有个案或地域的研究。考虑到乡绅在明清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特殊而重要作用，又考虑到江西这个自宋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科举盛区，产生了许多乡绅，而中外学者对这个区域的乡绅尚缺较详细的研究，所以笔者选择了明清时期江西的乡绅作为研究对象，拟通过乡绅为切入点来研究明清时期的江西乡村社会治理，因而本书的研究时空是从1368年至1911年的江西，以这一时空的乡绅为中心进行明清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考察。

第一章 前言

对于明清时期的乡绅，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研究，本章对乡绅的学术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并对明清时人的乡绅观作一介绍，对何为乡绅、何为士绅、何为绅士，提出个人的看法。同时，对研究文献作一简要综述，对研究方法也作一简要说明。

一 乡绅研究的学术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就已在研究中国的乡绅。从50年代始，欧美一批汉学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乡绅。不过，学者们对“乡绅”这一群体的称呼并不尽相同，往往“士绅”“绅士”和“乡绅”交互使用。日本学者从开始用“绅士”到后来大多数学者习惯用“乡绅”一词，欧美的汉学者从用“绅士”到用“精英（elite）”一词，中国学者从开始用“绅士”“士绅”到后来用“绅士”“士绅”“乡绅”者皆有之，实际上三者常常指同一群人，但又不完全相同。早在明清时期，“绅士”“士绅”“乡绅”一词就在文人的笔下交互使用，往往指同一群人，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又有所不同。

明清时人，对乡绅、士绅、绅士，谈不上研究，只有不同的认识，即使用这些词时有不同所指。从20世纪40年代始，中外学者以乡绅或士绅、绅士这一群体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社会，取得了大量成果。

1. 明清时人的乡绅观

“乡绅”一词出现于宋代^①，在明清时期乡绅与绅士、士绅较为频繁地交换使用。何为乡绅？何为绅士？何为士绅？明清时人在使用这三个概念时没有严格定义，经常交替混用，经常是指同一群人，但又常常各有内涵差异。

(1) 关于绅士

“绅士”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通过电子检索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宋元时人的著作，宋元时人比较频繁、经常使用的词是“搢绅士大夫”“缙绅士大夫”“荐绅士大夫”，有时还用“缙绅士人”“缙绅士庶”“缙绅士”，未见单独使用“绅士”一词。

对于“搢绅”“缙绅”“荐绅”三词，现代的学者都有大体相同的看法，就是其含义是相同的，“搢”和“荐”，与“缙”是通假字。搢绅、缙绅、荐绅都是指在职的中上层官员，或指做过官的人。但是如何走向通假，学者们往往忽略。

搢，是“插”的意思，这是学者们都认可的。汉代许慎撰、宋代徐铉等校定的《说文解字》中说：“插也，从手，晋声。前史皆作荐绅，即刃切。”^②

缙，清代吴玉搢撰《别雅》中说：“搢，插也……缙，帛赤色也。皆无插笏义，但以形声相近，辄假借用之耳。”^③

这本是两个词意相差甚远的字，但在和“绅”字组合以后，却成了两个语音和词意完全相同的词，泛指官员。之所以会成为官员的泛称，主要是由于古代的官员“插笏于绅”。所以清代吴玉搢撰《别雅》中说：“荐绅、缙绅、侑绅，搢绅也。”^④

^① 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1981年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关于“乡绅”》中谈道：“‘乡绅’一词，在宋代的文献即已出现，然而，作为固定史料用语则是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对于“乡绅”一词出现在宋代何种文献，该作者未提及。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258页。

^③ (清)吴玉搢：《别雅》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2册，第725页。

^④ (清)吴玉搢：《别雅》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2册，第725页。

绅，是束在衣服外面的大带子，汉代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中说：“绅，大带也。”^①

笏，是古代君臣朝见时手里拿的、作为指画和记事用的狭长的板子，《说文解字》中说：“公及士所搢也。”^② 所以，“搢绅”也就是“插笏于绅”，从而成为官员的泛称。

当“搢”和“缙”与“绅”组合后，“搢”与“缙”成了通假字，因而，在古代的文献中，时而写作“搢绅”，或又写作“缙绅”，有时还写成“荐绅”，只随个人的写作爱好而已。黄晓伟先生在《从“搢绅”和“缙绅”看形符类化动力》一文中说：“通假字出现的情况是，古人在著述或传抄时有意或无意地临时使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替代本字，结果使得文字与所记录的词的关系发生错位，妨碍了语义的理解。但通假字在古代书面语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某个字的通假用例被固定下来，便会形成一种默许的行文习惯，具有了社会合法性，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中混合通用。”^③ 这种解释似乎让我们可以明白在古文献中“搢绅”“缙绅”“荐绅”的含义之所以相同的原因。

在宋人的文献中，“搢绅士大夫”和“缙绅士大夫”“荐绅士大夫”都是泛指官员：在位或曾经在位。“搢绅士”或“缙绅士”或“荐绅士”则指两类人：官员，读书人。“搢绅士庶”或“缙绅士庶”或“荐绅士庶”则指三类人：官员（或曾为官），读书人，平民百姓。

到明代，上述词汇仍然在明人的著作中使用，其含义也基本相同。但明人的著作（特别是明末人的著作）中已频繁地单独使用“绅士”一词。在清代，“绅士”一词则更广泛地单独使用，“搢绅”或“缙绅”或“荐绅”的使用则少得多了。明清时人关于“绅士”大体有如下两类含义。

一是指两类人，即绅与士。其中的绅，有时特指在位的官员，即缙绅；有时专指不在位即致仕、废闲居家的乡绅。士与衿同义，指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

《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哀，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四三《杂记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册，第196页。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99页。

^③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①此处的“绅士”就是绅与士的合称，是指平民（黔黎）之上的阶层，包括在位与不在位的官员及享有一些特权的读书人。

清代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编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一四《明》：“颍州……致仕尚书张鹤鸣及其弟副使鹤腾、子大同一门皆死，其他官绅士庶死难者共一百三人。”^②此处的“绅士”便是官与民之外的两个阶层：“绅”指乡绅，非在位官员及其他有功名者；“士”指多少享有一些特权的读书人。清代的皇帝与官员们常常用“官绅士庶”或“官民绅士”来划分社会人群，或用“绅士庶民”特指在位官员之外的社会人群，如：

乾隆帝亲自编的《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圣德二》：“丙辰，河东总督田文镜奏：豫省士民感戴皇仁，恭建万寿碑亭。上谕：……该省官民绅士感激朕恩。”^③“官民绅士”概括了除皇室以外的社会所有阶层与人群。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九《蠲赈二》：“雍正七年己酉二月辛丑，上谕内阁：浙省为财赋重地，民力输将朕所軫念……今据性桂摺奏：浙省绅士庶民咸能知朕教养之殷，怀感朕训诲之至意。……三月丙午，上谕：……该省（豫）绅士庶民向来醇朴，又能遵封疆大臣之教。……雍正九年二月戊午上谕内阁：……三秦绅士庶民……陕甘二省绅士庶民……”^④此处的“绅士”便是指两类人，即乡绅和士子。

绅士指两类人，还可从“绅士”与“绅衿”的互换使用得到说明。清代雍正年间亲王和硕等人汇编的《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三《雍正四年四月》：“上谕二十道……二十六日户部议驳署四川巡抚罗殷泰《奏请禁革绅衿优免差徭》：奉上谕：向来征收钱粮每月地方私立儒户、宦户名色，偏累小民，已经降旨严禁，而丁粮差徭或借绅衿贡监之名包免巧脱，情弊多端，罗殷泰所奏禁革绅士优免之处，固属太刻，而部议但就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第8573页。

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5册，第661页。

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2册，第24页。

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2册，第383页。

其错处指驳，其余未曾详议，亦属朦混，著九卿详议，具奏。”^①文中的“绅衿”和“绅士”互用，“绅”是一类人，指乡绅；“士”等同于“衿”，是另一类人，主要指儒学生员。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二《雍正七年六月》：“上谕三十六道……初十日……又奉上谕，据广西学政卫昌绩……强横之绅士始粤处边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识见不广，畏乡绅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举人阁老、秀才尚书’之语，其畏官长也，不如畏绅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之语……绅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闾阎共敦仁让之风，必赖本乡之绅衿领袖，身体力行。”^②文中“绅士”与“绅衿”等同，又与“乡绅”互换，实际上，文中所指绅士、绅衿就是乡绅，不包括在位的官员。

二是指一类人，即指一个群体，就是“乡绅”，包括致仕居家或其他原因不在位的官员及地方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

雍正帝下令编辑的《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三〇《重农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癸巳。上谕福建浙江总督……等曰：‘朕顷因视河，驻蹕淮上，江浙两省官及地方绅士军民皆环道远迎，恳请临幸……’”^③文中的“绅士”即已很明确地表明乃非官非军非民的阶层，这个阶层便是曾经为官已居家的官员及举贡生监等享有些特权者所组成的乡绅阶层。

乾隆帝亲编的《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一三《用人》：“雍正五年闰三月乙丑。上谕：……绅士居乡倘有违理肆行之处，令有司约束劝导之者，无非欲其同归于善，并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尔等莅任后于绅士之品端方者，则当加意敬礼，以树四民之坊表；其小有过愆者则劝戒之，令其悔改；其不可觉悟者、不可宽宥者则置之于法，以警其余。”^④此段话中，明确指明“绅士居乡”，即指乡绅，同时指明绅士是四民之坊表，也是指乡绅。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六《厚风俗》：“雍正四年丙午十月辛未。上谕户部：朕览所奏，恩诏内赏给老人一项……其仕宦、绅士、商贾、僧道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第385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第259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2册，第502页。

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2册，第194页。

皆不入此数内。”^①文中明确指出，绅士非仕宦之人，也非普通之民（商贾、僧道），实际上指的就是乡绅。

在清代的地方志中，有许多方都用“绅士”一词，特别是在谈到地方教育的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的兴举等，用得较多，仅以乾隆《江南通志》为例：

卷二七《輿地志·关津三》：“鱼梁：歙县……康熙二十六年郡绅士输金万余两，斲筑坚致河西桥。”

卷四四《輿地志·寺观二》：“崇福寺……国朝康熙五十九年绅士重建澹台书院。”

卷四七《輿地志·寺观五》：“宁国府……国朝康熙五年郡守龚鲲同绅士及僧元隐捐资买河，禁绝渔钓，永为放生池。”

卷八八《学校》：“镇江府……金坛县儒学在县治东……雍正四年邑绅士募修，教谕卢翀董其事。”

“桃源县儒学在县治南……大成殿明伦堂两庑，雍正七年知县睦文焕率绅士重建。”^②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绅士”，都不是在位的官员，而是地方上的乡绅。这类记载在清代所修的各省府县志中有大量相同的内容。即在清代的府县志中，普遍称“乡绅”为“绅士”。

（2）关于士绅

“士绅”一词在宋代时已单独使用，其含义与“缙绅”同，即指在位的官员。

北宋李觏《盱江集》卷二三《记·建昌军仪门记》：“民知其君之贵，然后知王室之尊……唯中门立戟，非出入不开。东西两夹门，趋走之士绅笏，磬折于其外，非招呼不敢前。”^③文中的“士绅”便是在位的官员，即“缙绅”。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二《乌菟论·吏为奸赃》中说：“今风俗流溢，共务奢汰，闾巷无守志之士，绅行乏循道之人，不严官制，何以立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第319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第412、492页；第509册，第479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第198页。

法?”^①文中“士绅”，其含义很明确，即是在位的官员。

元代陈基《夷百斋稿》卷三三《墓志铭·陈隐君志铭》：“隐君讳谦，字子平，姓陈氏，吴人也……归即弃举子业，屏除世好，潜心六艺，旁搜百家而守之，以为约。尝从兄北客扬润，南寓杭，累数岁，不与人事接，日从士绅高世之品，扬确论议；为文章，出入古今，尤善词赋。”^②此文中的“士绅”虽非明确指在位官员，指德行高洁的文人士大夫是可以肯定的。

在宋元时人的文集中，“士绅”一词虽有使用，但出现的频率不高，主要是偶尔取代“缙绅”一词而出现。

到明代特别是明后期，“士绅”一词使用已较多，而到清代已是个很通用、出现频率高的名词。明清时期的“士绅”的内涵大体有三。

一是指一个大的群体，即“士”与“绅”。

“士”在先秦时期指的是有一定才能的人才，他们可能出身于贫寒之家，也可能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们凭一技之长为贵族们所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弱肉强食，各种人才各展才华，为诸侯贵族们争雄服务，谋士们为诸侯贵族出谋划策，武士们为诸侯贵族献身沙场，有荆轲这样气概豪迈之士，有孙臆这样军事才华出众的谋士等，群星灿烂，在上古的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光辉。从而，有了孔子对“士”的定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即士的人格标准应当是严以律己、忠君爱国。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士”主要用指儒士，从而“士”成为读书人及文化人的代名词，特别是唐宋元明清科举取士，“士”的主要内涵更是指读书人及文化人。

当“士绅”指士与绅这个大群体时，“绅”包括缙绅即在位官员，也包括乡绅即致仕等原因而不在位官员，以及地方上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人。因而，当士绅指一个大的群体时，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既泛指读书人及文化人，也泛指在位与不在位的官员，还包括有社会影响的一些人物。其内涵比较模糊，不是那么确定。且以下面的实例为例。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110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347页。

明代逯中立的《两垣奏议·论修史用人疏》写道：“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废谪诸臣无赐环之日，中外士绅，日夜望辅臣补牍力争。今未能进一君子而先进一邪臣，辅臣又将何词以谢天下？”^①文中的“士绅”所指便是包括士与绅在内的含义不确定、包括范围很广的一个大的群体。

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奉敕撰《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一二：“恩旨蠲免台湾府全属本年地丁钱粮，眷黄遍谕各处，复传唤士绅商民当面晓谕，各绅士义勇人等莫不感激踊跃，现在府城内外街市贸易照常。”^②文中与“商民”并列的“士绅”指士与绅，但绅不包括在位的官员，即绅仅指乡绅。

明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五《泰州学案四·恭简耿定向》中说：“胡清虚浙之义乌人，初为陈大恭门子，以恶疮逐出，倚一道人，率之游匡庐、终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绅翕然宗之。”^③文中的“士绅”便是内涵很广大的一个群体，即包括“士”，也包括“绅”。

乾隆《江南通志》卷九〇《学校志·书院》记载：“明道书院，在宜兴县城东隅，周孝侯墓左，明万历年间太仆史孟麟讲学其地，知县喻致知倡建书院，为士绅讲习之所，巡抚周孔教题曰‘明道’，名贤学士云集，与东林相辉映，后圯。”^④文中的“士绅”也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概念，包括士，也包括绅。

二是明确地指缙绅，即在职官员。

乾隆《御选明臣奏议》卷三一中的逯中立《请容直臣以劝百僚疏》：“以今圣明在上，公议在下，一时臣工非至愚不肖，谁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郎中顾宪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获谴陛下；起自谪籍而用之矣，司铎未久复遭摈斥。士绅相顾咨嗟，咸谓顾宪成以直道被黜而陛下有不容直之名，将何以劝任事之心，鼓豪杰之气乎？”^⑤文中的“士绅”便是指在职官员，即缙绅。

明代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八《明·钱龙锡传》：“陛下欲威柄独运，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0册，第255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3册，第181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7册，第580页。

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9册，第528页。

⑤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5册，第494页。

操纵海宇，何必图圉愤盈，孤卿骈首，令四方传者咸谓天朝狱吏甚贵，士绅甚贱乎？”^① 文中的“士绅”，便是指在位的官绅。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三《内阁一》：“以至于孟养浩之廷杖一百则更惨矣，雷霆横击，风日凄阴，凡举朝士绅、远方选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② 文中的“士绅”便是很明确地指在职的官员。

清代姚之骈撰《元明事类钞》卷三七《飞鸟门》：“大小鸡：明诗话：京师市语呼江西人为鸡。相嵩当国，江西士绅贺生辰，长身耸立，诸公俯躬趋谒，高拱旁睨而笑，嵩问之，曰：偶思昌黎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是以失笑耳！”^③ 文中的“士绅”便是明确地指在职官员。

三是指乡绅。所谓乡绅，主要指不在位的官员，如致仕、废闲居乡等的官员，以及拥有科举功名的举贡生监。这些人都是在基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明清时人的著作有时将这些人称为“乡绅”，有时又称之为“绅士”，有时又称为“士绅”。

明后期周起元的《周忠愍奏疏》卷下《抚吴奏疏》：“自有辽事以来，……臣伏见太仓告讟，绝不敢宽假催科，凡士绅来谒，皆劝以勉强赔纳，让所折之数于小民，而此邦士大夫贤而好义者亦自不乏。”^④ 文中的“士绅”便是指地方上的乡绅。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五《艺文记十四·国朝》中的张景苍《重建新喻县学宫记》：“仰体圣天子乐育人才之意，亟图更新，谋之司铎，咨之士绅，莫不踊跃愿勩。”文中的“士绅”便是当地的乡绅而已。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一《艺文论辨说考疏引·明》中的李元明《契真寺莫建瑞经图阁疏》：“僧众乞余为疏……因备述之以告夫临斯土，下至士绅、编氓，宜各各种善因，自求多福焉。”^⑤ 文中的“士绅”便是当地的乡绅。

乾隆《福建通志》卷六六《杂记二·丛谈·福州府》：“闽中乡先生素重清议，永乐乙未，会元洪公英以御史还家，官橐有十拾，士绅疑为辘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410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302页。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4册，第599页。

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0册，第321页。

⑤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8册，第190页。